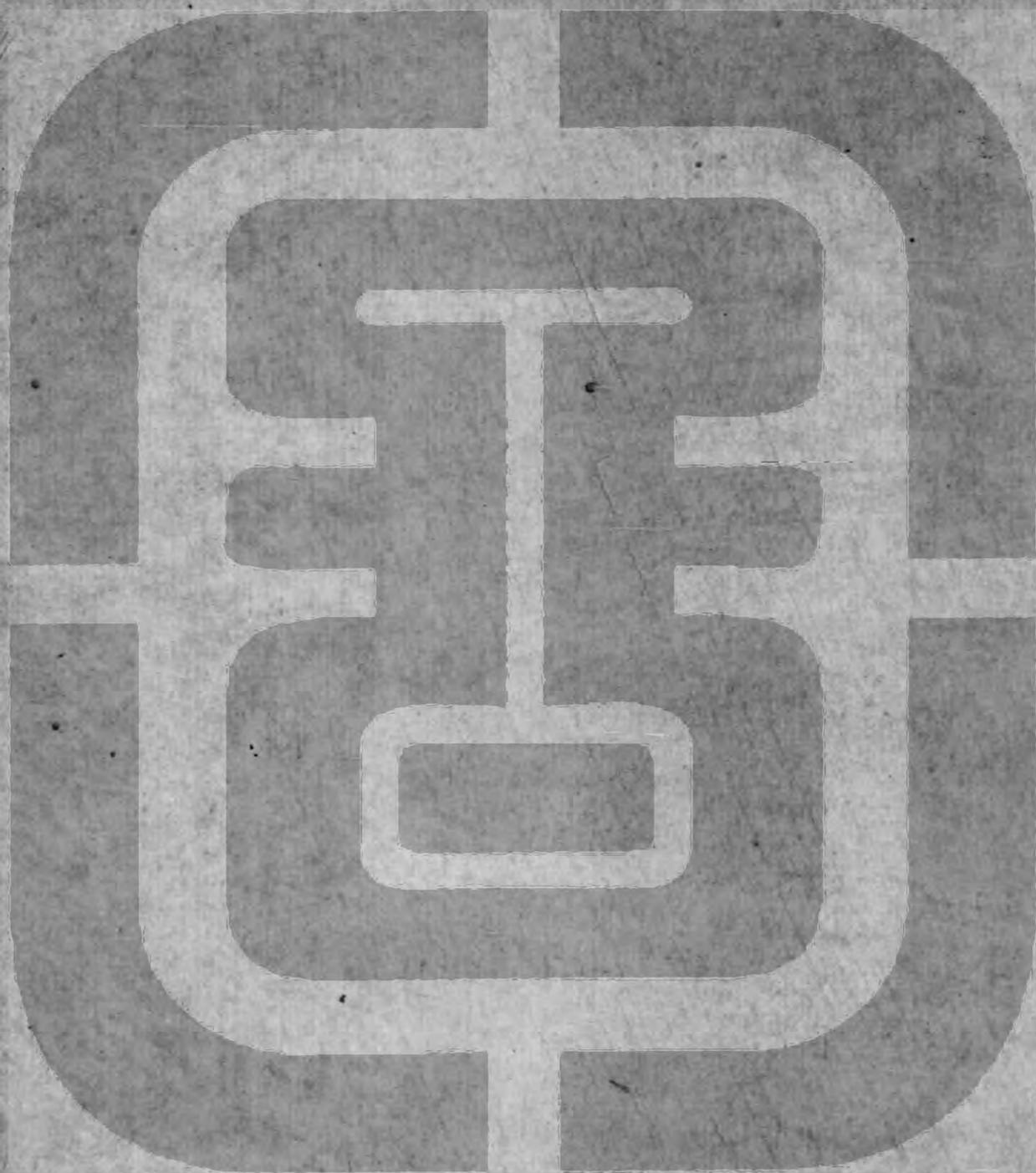


九十四



列傳卷第四十三

高麗史一百六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叛逆四

韓恂 多智

韓恂多智皆義州戍卒恂為別將智為郎將高宗六年二人反殺其防戍將軍趙宣及其守李楙日稱元帥署置監倉使及臺官擅發國倉諸城響應遣將軍趙蘆卿郎中李公老招撫之恂智黨五十餘人至嘉州客舍曰兵馬使趙冲金君綏丁公壽等清白愛民餘皆貪殘厚歛於民剝膚椎髓不堪其苦乃至於此

耳崔怡聞其言以安永麟柳庇俊弼李貞壽崔守雄
李世芬高世霖洪文叙李允恭崔孝全宋自恭李元
美崔謚等嘗諂事忠獻或為按察或為分道分臺監
倉使或求巨邑侵漁無厭分配諸島先是朔州分道
將軍黃龍弼性貪暴用刑慘酷州人知龍弼意在求
貨賂以官藏銀器龍弼巡至安北都護府恂智黨來
攻其府齊聲唱曰朔州銀器宜速還之龍弼慚憤自
刎時北界諸城多為恂智所陷於是命三軍往討明
平恂智等以清川江為界校東真潛引金光帥弓哥
下令屯義州自領諸城兵屯博州相為聲援中軍知
兵馬事金君綏與宣撫使李公老議遣義州人郎將

尹忠孝朴洪輔寄書弓哥下開陳本末諭以禍福責
其違盟弓哥下悟佯怒即囚忠孝等遣義州郎將郭
允昌召恂智恂智擁兵六百赴之弓哥下宴慰并及
諸城賊魁慰籍甚厚因疏其姓名翼日伏兵設宴酒
酣伏發捕恂智及其黨尹大明韓存烈等悉誅之弓哥
下遣忠孝移牒并函恂智首級送于京國家分配其
黨于海島後皆遇赦還鄉九年恂智黨復引京置兵
萬餘入靜州遂侵義州防守將軍守延興戰敗績麟
州人謀與賊通為內應防守將軍知之出屯城外以
解其謀勒兵掩襲東真兵斬二百餘級王遣中軍兵
馬使李迪儒右軍兵馬使趙廣卿後軍兵馬使金澈

龍發西京兵追捕之又有振威縣人金正同李將大
直長同正李唐必者乘契丹之亂與同縣人別將同
正金禮謀不軌嘯聚徒眾劫奪縣令符印發倉賑貸
村落飢民多附之移牒旁郡自稱清國兵馬使號義
兵至宗德河陽二倉發粟恣人所取將寇廣州王遣
郎將權得才散員金光啟等與按察使崔悽發廣水
二州兵討之不克更徵忠清楊州道兵攻之獲唐必
禮賊徒潰散將大奔尚州被擒按察使械送于京皆
伏誅

洪福源

洪福源初名福良本唐城人其先徙居麟州父大純

為麟州都領高宗五年元遣哈真扎剌攻沒于兵于
江東城大純迎降十八年撒禮塔大舉入侵福源又
迎降于軍二十年福源為西京郎將與畢賢甫殺宣
諭使大將軍鄭毅朴祿全據城反崔怡遣家兵三千
與北界兵馬使閔曦討之獲賢甫送京腰斬于市福
源逃入元於是擒其父大純及女子弟百壽悉徙餘
民於海島西京遂為丘墟福源在元為東京總管領
高麗軍民允降附四十餘城民皆屬焉讒構本國隨
兵往來怡患之欲悅其心官大純為大將軍百壽時
為僧髮之為郎將以張曄為福源女婿賄賂不絕福
源感之終構稍弛然自是元兵歲至攻陷州郡皆福

源導之也三十七年元徽大純入朝求寧公綽之入
質也寓於福源福源待之甚厚父乃生鬱綽積不平
四十五年福源密令巫作木偶人縛手釘頭埋地或
沉井呪咀校尉李綱嘗逃入元依綽規知之以奏帝
遣使驗之福源曰兒子病瘧故用以厭之耳非有他
也因謂綽曰公受恩於我父矣何反使誅賊陷我耶
所謂所養之犬反噬主也綽妻蒙古女也聞其語聲
甚厲不避呼譯者具問大怒呵福源伏於前切責曰
汝在爾國為何等人曰邊城人又問我公為何等人
曰王族曰然則真乃主也汝實為犬反以公為犬噬
主何哉我皇族也帝以公為高麗王族而赦之妻以

是朝夕恪勤無貳心公若犬也安有人而與犬同處
者乎吾當奏帝遂詣帝所福源號泣叩頭乞罪綽追
止之不及福源傾產備賄貨與綽倍道追之中途遇
勅使勅使即令壯士數十人戮殺福源籍沒家產械
其妻及子荼丘君祥等以歸福源諸子憾父之死謀
陷本國無所不至元宗二年荼丘雪父寃帝詔曰汝
父方加寵用誤註刑章故於已瘞之中庸需隄新之
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惣
管十二年荼丘奉詔來見王不拜以中書省牒索其
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遣之荼丘故
為遷延竟不偕去蓋欲激帝怒恐動之也時官奴崇

謙功德等反謀殺達魯花赤事覺捕鞠之茶立欲使
宗謙等辭連本國因起兵襲取京城密引達魯花赤
脫朵兒議之蒙古法凡議事意合則脫冠以示其從
茶立等皆脫冠脫朵兒不脫為之明辨故免茶立討
三別抄于珍島其族屬及無賴之徒多從之以年倭
船泊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元責交通密令
還去茶立聞之嚴鞠子一鞫練以奏曰高麗與倭相
通王遣張瑄請釋子一囚一日茶立遽還元人莫知
其故王慰諭之十五年帝將征日本以茶立為監督
造船官軍民惣管茶立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
徵集工匠諸道騷然帝又命茶立提點高麗農事又

命為東征副元帥茶立以忠清道捕工水不及期
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府卿朴暉代之茶立與
忽敦金方慶等征日本志烈三年帝欲得征日本以
茶立為征東都元帥時常得儒等誣構方慶大獄起
茶立在京聞之奏帝來問欲令方慶誣服嫁禍於
國拷訊極慘酷未幾帝召還語在方慶傳茶立常怨
本國君祥以為寧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為本國興利
除害無不力焉十八年帝又欲征日本今本國造船
君祥進言曰軍至大宜先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
帝然之遣君祥來問王曰臣既隣不庭之俗庶當躬
自致討以勞勩微勞明年元遣君祥兄熊三子波豆

兒來嘗造船事波豆兒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云衣
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二十年帝
崩君祥白丞相完澤寢東征二十一年王嘉君祥功
封三韓壁上功臣三重大匡益城侯尋封都僉議中
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世子師臨安公凶制非
出身科第不得為文翰官崔怡擅政自為監修國史
猶不得兼修文殿君祥時為元朝集賢大學士故得
拜烏有壽子訖官累僉議評理忠宣初拜贊成事尋
封麟城君改封江寧君志肅五年卒子綏釋翊藜子
明理和尚貪暴驕橫其妹適元寵臣亦剌赤明理和
尚隨之遂為亦剌赤所愛嘗奉御香來強行評理洪

順女女從兄洪承衍面辱之明理和尚訴行省因承
衍歸興海人位至中贊致仕卒年八十一謚純靖無
他功能以君祥守仕元有功本國故凡遣使入朝多
以賄副之遂至極品子碩登第至判密直司事有柳
宗省初附崔沆為江華判官及金謀後誅沆子頊宗
與文璜欲殺後事洩沆海島嘗與寡妹宿一房虎穿
壁櫻其妹齒斷宗一臂後又附蔡立好說國以陰事
得罪沒其家

李峴

李峴高宗時人性貪婪好傷人嘗為選軍別監多受
賂殺人號狠尚書轉官至樞密副使使于蒙古被留

二年說也。窟曰：我國多介于海島，貢賦皆出州郡。若於秋前奄槃州郡，都人必窘，遂受金牌導也。窟而來，隨蒙古兵諭降諸城。至楊根天龍二城，費之曰：掠山東州、青州等城，並以不降見屠。宜速出降，若守將不許，即斬。以來二城降，目為達魯花赤。率二城民攻忠州城七十餘日，不下。及蒙古軍還，不得隨去。乃來其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為己有。銀釵至滿一筭，率樞會議曰：覘以宰相犯叛逆，宜赤族。於是弃市籍其家。有人斃其口曰：喫盡幾人銀帛耶？即沉其子之瑞之松之壽之栢，永年于海。妻及姊妹女壻並流于島。

趙叔昌

趙叔昌，平章事冲之子。高宗十八年，以防戍將軍在咸新鎮。蒙古元帥撒禮塔來圍鎮，曰：我是蒙古將也。汝可速降，否則屠之。副使全憫懼，與叔昌謀曰：若出降，城中之人猶可免死。叔昌然之，遂以城降。謂蒙古人曰：我趙元帥冲之子，吾父曾與貴國元帥約為兄弟。倘發倉餉，蒙古軍叔昌為書諭朔州。宣德鎮使迎降，蒙古人所之令叔昌先呼曰：真蒙古也。宜速出降。至鐵州城，蒙古攻之愈急。判官李希績死之。蒙古遂屠其城。未幾，咸新鎮報于朝曰：國家若遣舟楫當盡殺蒙古人，小尾生等卷城如京，乃命金永時等三十人具舟楫以往，果殺蒙古人幾盡。小尾生先覺亡去。

個率吏民入保薪島後挈家乘舟還京溺死叔昌官
至上將軍畢賢甫之反誅于連斬于市

趙暉

趙暉本漢陽府人後徙居龍津縣高宗四十五年蒙
古兵大至高和定長宜文等十五州人入保松島東
北面兵馬使慎執平以楮島城大人少守之甚難遂
以十五州人徙竹島：狹隘無井泉人皆不欲執平
強驅納之人多逃散入者十二三糧儲乏少執平分
遣別抄請粟於朝催運他道守備稍懈暉與定州人
卓青及登文州諸城人合謀引蒙古兵乘虛殺執平
及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京州抄守遂

攻高城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以和州迤北討于蒙古
蒙古乃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以暉為總管青為千
戶明年暉黨自稱官人引蒙古兵來攻寒溪城防護
別監安洪敏率夜別抄出擊盡滅之王使郎將金器
成別將郭貞有賈國賸如蒙古七所慰之器成等至
文州暉黨在寶龍驛與蒙古兵三十餘人殺器成等
并僦從十三人掠國賸而去暉黨又引東真因兵七
春州泉谷村有神義軍五人詐稱蒙古將軍羅大使
者馳入其屯曰解爾弓劍聽元帥教名命高麗太子
將入朝汝何殺高麗使者奪國賸乎爾罪當死皆伏
地收粟於是暉輒召別抄四面攻之無一脫者遂得

國虜及器成守衣物而還元宗十二年襄州民張世
金世等以蒙古將有所鞠謀殺守令吏士將逃匿遠
地事覺伏誅其餘黨天瑞等八人潛投暉請兵暉給
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縛知州事兩班守誣以誅率
人民徙居海島遂欲費遷于和州王請達魯花赤遣
人往諭天瑞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而去
王奏于蒙古請治天瑞等罪帝遣只必哥來問之時
只必哥在西京暉自蒙古還謂只必哥曰我奏襄州
人實自納款上朝非我驅迫其民帝即以詔授我使
勿門只必哥遂不問子良琪襲總管孫敞自有傳

金俊

金俊初名仁俊父允成本賊隸特其主俊從忠獻為
奴生俊反承俊俊狀貌魁岸性寬厚謙恭下人又善
射好施與以得衆心日與遊狹子弟群飲家無所儲
有術僧見之曰此人後必當國朴松庇宋吉儒守譽
於崔怡怡遂倚信每出入必使俊扶持授殿前承旨
俊通怡嬖妾安心配固城數年乃還怡之召沉為後
俊有力焉反沉襲權補別將益親信沉死璵得任崔
良伯柳能而疎俊俊心不平及吉儒之敗益相疑貳
高宗四十五年與柳敞松庇等誅璵復政于王俊進
曰璵不恤生民生視餓死而不賑貸臣等舉義誅之
請發粟賑饑以慰人望即授將軍賜衛社功臣號策

勲為第二尋拜右副承宣初有權施者娶怡妓妾女
得拜僕射子守鈞拜將軍守鈞女婿文璜亦拜少卿
及施父子以事罷璜又被誅璜心常怏怏欲教俊為
殂報仇璜子光旦英旦與隊正崔法錄李柳宗植李
秀之校尉玄君壽符交結一日璜密諭法秀之謀殺
俊二人許諾因招君壽議之君壽猶豫秀之以告宗
植宗植許之乃與璜父子會密室屏左右謀之將各
引所親勇士舉事宗植往別將金仁問家見壁上
有劍取而撫之曰君丈夫也當此時可以此物取卿
相安能効兒女子碌乎仁問異其言而不對宗植
去仁問恐禍及己遂語指諭白求貞告俊遂捕宗植

問之果服後以為宗植素狂其言戲耳謹而放之君
壽聞宗植被戮奔夜別抄營告璜守謀俊聞之戮璜
注光旦英旦秀之符殺之流守鈞父子宗植于島籍
璜守鈞家產以與仁問君壽又以盲僧伯良卜其吉
凶後海籍其家宦者金仁宣性溫雅王甚愛之俊啓
事仁宣出入傳旨相與比附俊妻又仁宣姪女也仁
宣年六十官亦極于南班七品俊力請除叅減王亦
欲殺之恐成俊例竟不許元宗元年改策功以俊為
第一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柱國太子賓客翼陽
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一日往水州
廣因院施酒食於行路從者如雲皆著戎服四年守

太尉叅知政事判御史臺事太子少師明年蒙古徵
王入朝俊為王設百高座於太觀殿講仁王經王謂
俊有忠誠賜從者爵有差又命為校定別監糾察國
冢非違王如蒙古命俊監國俊以別抄三十人晝夜
衛其冢王還國欲封侯立府下制曰叅政金仁事我
先王誅戮權臣復政王室扶立寡躬奉承宗祀功業
之盛夏出千古頃者北朝責令親朝以無舊例以依
違未決大兵連歲來侵國勢日危又北使來督親朝
朝議紛、罔知所從俊為國深謀奏留使者臣督辦
方物盤纏俾不違約與使偕行果蒙天眷錫與便蕃
不日還國社稷獲安厥功重大宜答以殊恩有司其

議以聞六年拜侍中尋冊為海陽侯一依晉陽公故
事俊嘗以事鳴忠清道按察使邊保保不聽俊白王
流之以夜別抄指諭金革精代之又募射士多出銀
罌許中者取之時能射者以百數未有中者有一人
中之即授散員俊令四品以上出銀有差以充國贖
又遣使購富民金銀法苛峻民多愁怨舊制八閩閱
樂日堂俊門下二人盛設宴近因兵荒廢之一又俊
以閱樂不可無宴乃置廣庭宴禮都監移牒州郡備
供具民甚苦之後遂寢俊冢臣高耳別監文成柱倚
俊勢剥民無所不至有人帖匿名書于 御史臺訴
之後寢不問九年蒙古帝遣使徵兵勅俊父子及其

弟冲皆赴京師冲即承俊也俊聽將軍車松佑言謀
欲殺使深入海中舟曰王王不聽俊謂松佑曰上固
拒奈何松佑等曰龍絲不但今上諸王固多况太祖
亦以將軍舉事何有疑慮俊深然之遂決謀欲殺使
令都兵馬錄事嚴守安告冲守安詣其第極言不可
冲信之遂沮其謀然後益拒蒙古命王甚快俊恐
蒙古責不入朝大會五教沙門於其第供佛祈福初
俊子承宣醴家奴與龍山別監李碩有憾聞碩載肉
膳二艘泊于江許碩於醴以告俊遣夜別抄奪之
入其家分與夜別抄未幾俊見王王以碩所上膳狀
示俊變色退還奴以獻王却之曰既奪而復獻于

義可乎是皆寡人祭醮之須碩又稽不進見奪於俊
是碩罪也流于島遂以內侍權仁紀代之尋召碩還
由是王益惡俊國子學諭洪惟叙嘗以書狀伴蒙古
使入朝與金裕說俊密事有申百川者素為惟叙所
侮聞其言以語俊俊殺惟叙俊自言嘗誅權臣發畜
積活人多矣雖卧市街誰敢害我由是聞人惡言不
以為意列置農疇以家臣文成柱管全羅池濬管忠
清二人爭事聚歛給民稻種一斗例收米一碩諸子
効之競聚無賴怙勢恣橫侵奪人田怨讟甚多俊嘗
欲邀王于其家撤隣家以廣其家窮冬盛夏晝夜督
役屋高數丈庭廣百步其妻尚嫵曰丈夫眼孔亦爾

小耶父封宅主每見入宮主拜乎上俊既封侯劾宗
室右奉笏每曰平生所未慣有將左奉人譏之時有
淫巫說鵠房出入俊家俊惑其言國家事皆占吉凶
時說鵠夫人俊每於蒙古使來輒不迎待使若微語
輒言可殺樞副林衍嘗與俊子爭田俊曰我在尚爾
况死乎吾寧忍視此人耶又衍妻嘗手殺其奴俊曰
此婦性惡當遠流聞之益術即將康允紹得幸於王
且與衍相善知王忌俊又知衍俊有隙屢言於王玉
曰諸功臣皆與俊善惟林衍不附又謂衍曰國勢危
殆將若之何衍曰王如有命臣豈惜死允紹以奏王
曰真忠臣也一日衍謂宦者崔璉曰國事至此子盍

告王璉佯許內懷恇怯遷延數日衍又謂曰言出我
口入君之耳萬一或洩命在朝夕奈何猶豫璉即與
宦者金鏡入奏王曰果若所言何幸如之衍遂制大
槌盛積若膳物然預置宮中約日舉事會王出餞蒙
古使俊黨時不扈從故未果王恐事洩終夜不寐宣
言有疾分遣中使禱諸神祠佛宇詰朝俊不赴衙鏡
等以王命召之俊急趨朝俊妻族宦者朴文堪知其
謀奔詣俊家過諸道以左右擁衛不能告冲聞俊赴
衙亦至朝堂璉傳旨引俊至便殿前稱王不豫引入
政堂令樞金尚挺擊之俊大呼遂斬之又引冲入內
冲見血痕欲走出宦者金子廷決其弟子厚殺之俊

從者欲入救子廷當門稱旨却之曰今俊兄弟已皆
誅戮汝等入內何為其各同心衛社遂推而出之行
分遣夜別抄捕俊諸子及其黨昏斬之夜子柱聚其
徒謀拒之夜別抄指諭高汝霖等至柱謂汝霖來助
已且喜且懼慰以好言汝霖等持疑未決將軍曹子
一亦率介士繼至不即前有校尉徐靖射柱誤中屋
角柱走入門子一守麾其使退柱踰墻而走追騎及
斬之前數日柱夢有一紫衣人來坐廳上使人執俊
諸子以針線貫之最後及柱針者曰此亦貫乎紫衣
人曰何獨赦也遂貫之柱果後誅俊子柱及碩材大
材皚祺靖碩材大材早死柱初名用材同知樞密院

事皚祺靖後妻之出皚嘗赴舉平章金之岱掌試難
其第擬以乙科四人王擢第三初拜閣門祇候至右
副承宣皚母常與俊謀欲以皚為嗣凡皚事每右之
營其宅多壞人家椽棟楹桶必以紋木異材雜遠必
致金碧相輝壯麗無比園囿花卉皆取奇品祺靖皆
將軍冲清介自守見其兄與諸姪所為常切責俊與
諸子皆憚之冲臨刑曰嘆予無所知人皆惜之人誅
俊黨大將軍崔暉將軍車松祐祐康保忠玄壽朴承
益即將方仲山池潛文成柱指諭葛南原寶家奴誅
者不可勝紀又流俊妻及將軍崔公義上將軍金洪
既于海島將軍李悌孫元慶自刎死初俊流固城縣

人朴琪頗有恩俊以為養子累授承宣及俊誅琪快
快不食肉夜則潛泣衍聞之白玉救之李宗器者求
州吏赴入京以勇力稱從俊誅垣累遷大將軍衍亦
殺之及死嘆曰若知至此當早殺衍群臣表賀誅俊
松庇初以德原吏籍單伍以誅誼功累官至參知政
事性寬洪不與人爭功忠烈四年卒子成大

林愆
惟茂

林愆初名承柱其父不知何許人僑寓鎮州娶州吏
女生愆遂以鎮州為貫愆齡日對聲捷而有力能倒
身臂行或投蓋于屋梁為大將軍宋彥祥廝養卒後
歸其鄉蒙古兵適至衍與鄉人逐之遂補隊正有林

孝侯者通衍妻衍知之誘孝侯妻通焉孝侯告有司
有司欲治衍罪金俊壯其為人力救得免又薦為郎
將故衍常呼俊為父冲為叔父衍與俊誅垣為衛社
功臣累遷樞密副使及俊當國專擅威福元宗忌之
衍又與俊有隙遂與金鏡崔恩等誅之又忌鏡恩勢
逼已遣夜別抄捕鏡恩及其第琪斬之臬市御史大
夫張季烈善騎擊琪性恬淡有禮為王所親嘗出
入卧内大將軍奇蘊為王庶妹婿參典機密又籍俊
家財以珍寶賂鏡恩衍惡之並流于島集三別抄六
番都房于越庭與宰相議曰我為王室除權臣王乃
與金鏡等謀欲殺我不可坐而受戮我欲行大事不

爾竄之海島如之何幸樞莫敢對衍歷問之侍中李
藏用乃以遜位為言叅知政事俞千遇力言之不可
衍未決而罷翼日夜衍因前將軍權守豹大鄉李叔
將軍金信祐歷數其罪曰守豹以賊口濫受大職叙
淫其妻前夫女信祐奸父之妾遜皆斬之以示衆心
愆探甲率三列抄六番都房詣安慶公渴第會文武
百僚奉渴呼萬歲入本闕即王位宗室百官朝賀忽
風雨暴作板木飛瓦賀畢衍率然下階拜藏用蓋喜
遜位之策也時王在辰巖宮衍使左副承宣李昌慶
逼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昌慶進所乘馬又使
其從者五人分侍王妃遷于別宮尋又遷王于金甌

舊第盜內帑珍寶初衍謀廢立司空李應烈曰龍涿
非一何必今王至是應烈呼嘯踴躍喜形於色應烈
衍子惟茂婦翁也渴以衍為校定別監衍移入金俊
舊第渴遣六番都房衛之時世子自燕京還至婆娑
府靜州官奴丁五孚潛度江告變曰林衍既廢立恐
東宮聞亂不入國使夜別抄二十人伏境上以待請
母入境世子聞之疑慮彷徨大將軍鄭子璵子曰彼
豎子何敢爾耶無根之說詎可信乎羅裕策焉進曰
事未可知觀變而入猶未晚也母為賊臣所紿武德
將軍金富允亦言之諸救鄭仁鄉麟州守臣保子也
潛渡江就父探問具以狀還白五孚亦曰告奏使郭

汝弼亦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者
七人執汝弼于靈州又執義州仿護譯語鄭庇問知
其實然後世子痛哭欲還入蒙古諸臣皆猶豫不肯
從獨仁卿力勸乃行衍檀廢立自謂莫敢誰行及聞
世子北還日夜憂懼將軍俞元績與郎將鄭亨外欲
誅衍復王位言於將軍尹秀秀陽諾奔告于衍衍捕
鞠之亨卿不服元績服遂殺之籍其家業蒙古遣使
責廢立衍誣王以病遜位對蒙古又遣兵部侍郎黑的
詔徵王與湯及衍問之衍懼會宰樞其第議答詔書
衍嘆曰我欲正國家而後朝于帝所今徵詰如此其
急將如之何因泣下宴黑的賂珍寶甚多又令三回

品各以空名實封陳答詔便宜復宴黑的于其第黑
的言宜復王位衍不得已會宰樞議廢湯復立王同
知樞密趙璪居常恭遜頗得衆心衍之廢立也璪病
不興父衍擅權朝野歸心於璪將軍金文庇欲誅衍
與璪子將軍允璠已定約使告璪不從文庇知事
不集反告於衍流璪於黑山島殺允璠及璪女塔
秘書郎張顥等七人籍其家又流璪子允溫數能
圖衍而惟怯速禍特人惜之一日有人見慈恩寺設
齋樹幡告衍子惟幹云亂作官旗已豎矣惟幹奔告
衍盧門驚駭王如蒙古衍恐王泄廢立事使惟幹及
腹心扈從王至京師惟幹因康和尚彌縫其事奏之

帝勅云世子與李藏用已具陳朕所詳知汝父擅廢
王信乎惟幹奏此李藏用所為請問之帝以問藏用
及申思佺元傳各以實對帝領之惟幹復奏帝止之
曰汝之所言皆忘也遂繫其頸命中書省牒烈曰汝
之子有來奏臣僚亦有來奏朕意未詳汝於此宜
即入朝明辨行欲拒命遣夜別抄于諸道督民入居
諸島衍憂懣亟發背而死天陰旬餘至是開霽時順
安侯琮監國惟茂請贈叅知政事謚莊烈琮又以惟
茂為校定別監惟茂集都監六番自衛其家使惟相
領書房三番衛惟幹家為外援惟茂忘童謠識說盛
行今日有能捕童謠及說圖讖者賞以爵貨召日官

佺允孚等問以鎮國之策允孚曰如病深而求醫末
如之何帝使頭輦哥國王趙平章等護王東還王先
遣鄭子與諭國中臣僚出都舊京惟茂意欲不從恐
衆議不合使致仕宰樞三品以上顯官四品以下及
臺省各以實封議可否皆曰君命也敢不從乎惟茂
忿怒莫知所為分遣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
聚保人民以拒命又使金文庇領夜別抄成喬詞以
防北軍行所遣夜別抄至慶尚道督民入保諸島按
察使崔澗與東京副留守朱悅判官嚴守安謀執夜
別抄囚金州以待王還又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全
羅道按察使權坦忠清道按察使崔有滄見王傳諭

帝旨皆感泣即曉諭州郡西海道按察使邊亮聞王
還奔詣行在惟茂聞之遣人追之不及惟茂以童穉
繼執父權罔知所裁每事決於應烈與樞副致仕宋
君斐等姊夫御史中丞洪文系及直門下省亦松禮
外雖面從心常憤惋惟茂將拒命中外洵洵之久謀
於松禮松禮子珠及玠俱為衛士長松禮文系集三
別抄諭以大義謀執惟茂惟茂聞變擁兵以待三別
抄壞其家東門突入亂射衆乃潰擒惟茂及姊夫大
將軍崔宗紹欲流于島以蒙古使在館恐生他變皆
斬于市流應烈君斐及族父宋邦又李成老外弟李黃
綬等必罷書房三番及造成色朝野大悅咸謂更生

應烈剃髮而逃追者獲之至毬庭有少年輩數其罪
爭拳之惟相自剄未殊蒙古使見之扼其喉而殺之
惟茂母李氏性妬險允拒命殺戮多其教也及敗盛
服懷珍寶欲逃趙璪妻子至門伺之捽髮批頰又里
有宿怨者爭聚裂脫其衣觀者如堵不得厖遂入芥
田兒童爭以瓦礫擲之後并其子惟幹惟拒惟提等
執送蒙古

趙彞

金裕

樞

趙彞初名蘭如咸安人嘗為僧歸俗學舉子業中進
士後及入元稱秀才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諧曰高
麗與日本隣好元遣使日本令本國鄉導元宗遣宋

君斐備元使如日本巨濟因波險乃還王遣君斐
如元奏曰日本大洋萬里風濤險惡且小邦未嘗通
好帝大怒詰責於是王遣潘阜如日本又遣安慶公
温如元奏之帝以憂譖怒不解責温甚嚴温思憂矯
旨勒留中路温獲入告中書乃得還温遂憂忡疾
至東京東京之人又拘僂從劫奪馬價然後放之彘
常以譖毀為事竟不得志而死有金裕李樞者亦反
人也裕登第永寧公綽之入質也樞副韓就選弓箭
陪卒裕作詩求行就愛其詩置選中裕既入朝皆本
國常欲奉使還以逞其欲乃語丞相安童曰海東三
山有藥物若遣我可得安童信之遂遣裕及申百川

來裕矜其戎服略無愧色傳安童曰書聞王國土產
藥品可備尚醫用者今遣金裕等往採可給人力令
收以歸其藥品海東三山液藥方大嶺山香栢子六
十斤智靈洞全蜜四十斤有体人參合用造酒方永
同郡香麴子五十斤南海島夾母松五十斤服藥後
膳方金剛山石茸六十斤大嶺山南樵子五十斤松
膏餅三十斤沐浴方觀音松上水風眠松葉一斤
及裕等還王遣譯語即將康禧答書曰伏承天旨諭
以小邦所產藥品令採進就問裕等一依名數採進
但觀音松上水未審所在問諸裕等則云在洛山上
即欲遣人與裕等索之反云多得風眠松葉則松上

水無亦不妨此魯啟都堂稟旨而來便不往索若觀
音松上水本無之物也松膏餅則取松白皮熬鍊灰
水百杵和蜜汁粘朽乃作餅裕以為自生於松上皆
誑言也樞上將軍應公之子初名唐古嘗反一元安
奏金漆青藤八節虫樞木奴台木烏梅華梨藤席等
物產於本國帝信之遣必闍赤黑狗及樞等來索之
王報中書省曰今奉省旨云王國未平聖慮憐憫今
歲朝幣不須進奉而用金漆良多今遣必闍赤往取
竊念小邦所儲金漆就陸時散盡且其所產南方海
島比為逆賊往來之所當更乘間往取奉獻先將十
缸以進其漚汁之匠當執產地徵來起遣又黑狗口

宣樞木土人謂之白木問其產地於樞則云昇天郡
之今要島也其謂青藤八節虫亦出於此又於珍島
南海等處皆產焉其樞實桐栢實亦產此地距王京
千餘里難以立致樞不自往見而返茲與達魯花赤
遣人視其有無待還其奏先以樞木若干斤奉獻八
節虫則樞初言產於喬桐郡今使人往取則無有也
又云出於今要島當復使人就審其奴台木海冬
栢竹簟輒隨所有以進烏梅華梨藤席元非所產昔
於西來商船粗得若干並此進奉元又遣樞來索大
木樞因侵擾不已王欲悅其意拜將軍樞伐大木載
以十艘并載其奴婢貨財而去未幾元遣樞又索材

木樞欲入蔚使島斫木王以大將軍姜渭輔為伴行樞以三品秩卑言曰三品如狗耳吾不可與同行乃以簽書樞密事許珙代之王請于元遂罷之

韓洪甫

韓洪甫楹城人嘗怨其兄洪弼反入蒙古也連之愛之如子一日始也連達云吾在本國窖藏白金人莫知之且吾兄家產頗饒聞今已死請往收兄財及吾藏銀而來也連達許之仍遣二人伴行洪甫至金郊驛自計以為若偕二人入京不可獨留託語二人曰今吾失冠請還尋之取他人鞍馬匿草莽乃後二人而來言於朝曰我之投蒙古以吾兄故本非背國不

勝懷土之情以來未幾也連達牒云楹城人韓洪甫投入已有年矣向者請取本郡大井寺窖藏銀物而來我令二人伴行反到金郊驛逃竄不還兩國和好之約不固者實由此等姦人語言也請捕送時洪甫歸其鄉久矣遣別抄追捕之也連達又遣阿介等來詰曰洪甫尹椿閔偁張升才郭汝益松山六人何不遣還曰松山升才已死洪甫今猶未獲閔偁尹椿流遠島汝益無恙阿介曰死者已矣若洪甫尹張之輩可率以還曰流者路遠水深不可計日而致亡命者潛匿幽險亦難速得阿介曰雖幽險亦國地何不可得於是召還偁并洪甫執送于也連達尹椿嘗為陽

根城防護別監蒙古兵圍城椿率衆出降蒙古兵選
城中精銳六百使椿領之留其兵三百鎮之刈禾備
糧餉椿移書春州防護別監鄭至麟諭降至麟不聽
城守益固蒙古兵解圍去後椿自虜中還言謂將勅
車羅大退屯西京車羅大辭以無詔乃曰吾寧死於
此豈可退兵殊無歸意車羅大嘗將舟師七十艘盛
陳旗幟欲攻神海使吾與一官人乘別船督戰押海
人置二砲於大艦待之兩軍相持未戰車羅大臨岸
望之召吾等曰我船受砲必糜碎不可當也更令移
船攻之押海人隨處佈砲故蒙古人遂罷水攻之具
今莫若屯田島內且耕且守清野以待此策之上也

崔沆然之給椿家一區米二百斛豆一百斛超授親
從將軍

于琰

于琰鎮州人元宗朝以譯語累遷郎將嘗使蒙古因
留不返與叛人陸子讓請帝以聖旨取家屬王上表
曰在昔春秋之義尚不容三叛人況今皇帝之時何
反受二賊子琰又與叛人金守碑俱剃髮在也。連
營訴曰高麗有急必遷濟州今言復都舊京非實也
連達信之及太子自蒙古還至也連達營也連達欲
令琰等對辨太子曰何信叛人言吾寧祝髮被拘於
此豈可與叛人辨哉也連達愧而遣還之只留樞密

使金寶鼎指揮金大材譯語李松茂等後琰東還娶
林惟柵妻蔡氏中書省以為朝廷嘗督取林衍惟柵
家屬赴京蔡氏不遵朝命漏網獨留而琰娶之罪莫
大焉遂移文達魯花赤誅琰蔡氏父樞密使瑛仁亦
坐汎靈興島琰兄弟三人登科其母例當受廩司
議曰凡祿三子登第者母為其文文章輔弼也今琰
母雖有登第三子一為逆臣不宜與祿遂止

崔坦

崔坦西北面兵馬使營吏也元宗十年林衍廢王立
安慶公溫興營吏韓慎三和縣人校尉李廷齡定遠
都護即將桂文庇延州人立奉哲等以誅衍為名嘯

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掘島
營殺分司御史沈元灑監倉朴守奕京別抄守初平
章事洪鈞再鎮西北人懷其惠稱其父溫恐北方生
變以豹子祿道代李信孫為兵馬使祿道至營十日
而亂作祿道踰垣走欲投海死分道黃宗諳止之曰
吾欲偵變待吾還而死亦未晚也宗諳良久不來祿
道以為見害俄聞有人呼莫殺營主祿道乃還使
人言於祿道曰前王再朝上國以安東方民受其賜
林衍鎮州一兵卒耳有何功德操弄國柄擅廢吾王
耶朝無忠臣吾等奮激欲誅首惡復戴吾王耳先平
章再鎮北方活我民命尚書今又再來安撫有先公

之風吾等不忍背德祿道曰君等不忘吾父延及後
人何感如之請釋分道及隨使電吏坦從之祿囚等
遂還京時閣門祗候韓景胤退老中和縣使其子及
弟旦其坦等反狀奔告于朝以國子祭酒張昞為兵
馬使率兵遣之以安撫使李君伯畏賊不得入還
削其職復遣前侍御史朴堯代之堯請備義而去休
至大同江張蓋蹈胡床俟賊出逆賊忽擊鼓而出列
騎江邊使數人擎舟來言曰當今無主宣諭使誰所
遣乎義無迎命惟載從者一人而去數林衍之罪坦
殺西京留守崔平判官柳榮司隸曹英殺龍州守庾
希亮靈州守陸德昌徽州守金鼎和宣州守金義慈

州守金潤其餘諸城負吏皆沒於賊成州守崔群為
其下所殺禹和之妻大鄉李德材女也初入境俊其
色不俾面人皆知其美至是賊縛禹和於柱深之於
前金義為人慷慨賊使行酒憤恚自縊而死義州副
使金孝巨出獵于野靜州戶長尹殷甫聞變馳告曰
西京人殺諸城守欲投蒙古孝巨使郎將康用圭跡
之用去至靈州界奔還曰崔坦韓慎等所為也此而
坦等率三十餘人至大富城時蒙古使脫朵兒來在
此城問其故坦等詭言曰高麗卷土將深入海島盡
殺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守欲入告上海脫朵
兒曰近處諸城官吏多在何不殺之坦曰欲稟於公

殺之脫朶兒曰可執義麟靜三城守以來餘皆殺之
於是孝巨及麟州守鄭臣保靜州守韓奮守至脫朶
兒曰非我召之實坦也可往見之孝巨曰官人前日
累獵弊境予每蒙護恤感戴何言第國法不得越境
故不敢謁耳今幸承喚顛例而來請先謁官人乃許
之孝巨因進酒從言曰今三城守護謁大官雖死之
無恨彼諸城守無辜見殺誠可憐憫請遣使止之脫
朶兒乃遣麾下二人止之獲免者頗多於是孝巨等
二十二人被執歸于蒙古明年坦駝奏蒙古帝云京
兵欲侵我等請遣天兵三千來鎮西京帝賜坦及延
齡金牌孝哲慎銀詔牌令內屬改號東寧府畫慈悲嶺

為界以坦等為總管忠烈四年王興公主如元至西
京公主召延齡慎問其謀反始末皆伏地持汗不敢
仰對十一年坦慎等執文庇管下人証以此輩
與宰相廉丞益謀殺我等遣人告遼東宣慰使按察
府宣慰使廉遣東京安撫總管來鞠之明年王遣丞
益及金周鼎趙仁規柳庇等偕來使往東寧府辨之
坦等服其証十六年帝罷東寧府悉歸西北諸山王
拜慎文庇為大將軍立元烈又大僕尹羅公亦李翰
為將軍十八年世子在元以慎等付之命曰此人雖
叛爾國向朝廷有分毫心爾勿大責三十一年慎拜
同知密直司事從王如元黨王惟紹誅毀忠宣三十

三年與惟紹伏誅籍家產父子兄弟皆沒為奴慎子
方固用盍符三人充驛戶方固用和皆登第至是剛
名籍忠肅十六年方固用盍皆許盍通方固上守梁
州用盍拜成均學諭

裴仲孫

裴仲孫元宗朝積官至將軍十一年復都開京榜示
晝日趣令悉還三別抄有異心不從王遣將軍金之
氏入江華罷三別抄取其名籍還三別抄恐以名籍
聞于蒙古益懷反心仲孫與夜別抄指諭盧永禧等
作亂使人呼於國中曰蒙古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
輔國者皆會毬庭頭吏國人大會或奔走四散爭舟

渡江多溺死者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兩
班在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而下其或發船欲
向開京者賊乘小艇追射之皆不敢動城中人驚駭
撤匿林藪童稚婦女哭聲滿路賊發金剛庫兵器分
與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會市廊逼承
化侯溫為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爽尚書左丞
李信孫為左右丞宣初賊謀作亂將軍李白起一應
至是斬白起及蒙古所遣回回於街中將軍二文爽
妻直學鄭文鑑及其妻皆死之泰知政事蔡稹樞密
副使金鍊都兵馬鍊事康之紹逃亂出橋浦賊驕迫
不及江華守卒多亡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船艦悉

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自仇浦至缸破江舳艦相
接無慮千餘艘時百官咸出迎王其妻孥皆為賊所
掠痛哭聲震天地前中書舍人李淑真部將戶吉甫
聚奴隸尾擊餘賊于仇浦斬五人至浮落山臨海耀
兵賊望見恟懼以為蒙古兵已至遂遁淑真與中
田文胤等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盜賊入據
珍島剽掠州郡王命金方慶往討之明年方慶與蒙
古元帥忻都等率三軍擊破之賊皆弃妻子遁賊將
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初守司空致仕李甫判太
史局事安邦悅上將軍池桂芳大將軍姜渭輔將軍
金之淑大將軍致仕宋肅少卿任宏昏陷賊中及賊

敗甫桂芳被殺渭輔之淑肅宏得免歸朝信孫隨賊
欲向耽羅中路而還邦悅當還都時卜于奉恩寺太
祖真得半存半亡之兆以謂亡者出陸者也存者隨
三別抄入海者也乃隨賊南下說賊曰龍孫十二盡
向南作帝京之織於此驗矣遂為謀主及賊敗抽身
將謁方慶兵士擊殺之存奕據南海縣剽掠沿海聞
賊遁入耽羅亦以八千餘艘從之賊既入耽羅為內
外域時出剽竊橫竹州郡殺守宰濱海蕭然上遣通
精賊姪金贊及吳仁節等六人招諭之通精等贊餘
皆殺之十四年又命方慶討之方慶與忻都等進攻
之賊大潰通精率七十餘人遁入山中縊死耽羅遂

平

列傳卷第四十三



道